

cmchao / March 29, 2011 07:54AM

[原鄉部落的心理與重障照護](#)

原鄉部落的心理與重障照護

文/ 杜雅蒙

3月，亞奈在微雨的某個星期六早晨走了。

亞奈走了。留下馬利漾和兩個年幼的孩子，其中一個還是極重度障礙的孩子。

誰也想不到，亞奈怎麼會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，只因為長年照顧極重度孩子所帶來的壓力與情緒無處宣洩，就日本地震、海嘯之後的一天，憂鬱的情緒讓他走上絕路，也讓幸福家庭瞬間變色。

部落裡，對於憂鬱症是甚麼，誰也不是這麼清楚。對於照顧重度障礙的孩子或者關心這些照護者的心理健康的問題，誰也不曾在意過。難到偏遠的山區沒有這些問題嗎？不是的，是因為從沒有甚麼事情發生，所以從來沒有人在乎過。

亞奈的辭世，突顯了原住民地區心理健康照護及重度障礙照護的問題，原來我們看似健全的社會福利制度，並沒有普及在每一個原住民的部落裡。偏遠地區的心理疾病，不是沒有，而是我們太容易輕忽。憂鬱症、躁鬱症等等，在傳統又保守的原住民部落裡，存在著去看心理醫生的人，一定是精神病，會被部落人取笑，才喪失了及早治療的機會，而才會讓長期照護者走上絕路。

亞奈因為不信任照護機構，所以自己重障的小孩在家自行照護，這一照顧也照顧了十三年。雖然極重度孩子是在學校家教育的孩子，但老師的也只能作一些簡單的按摩、提供一些聲音、顏色的刺激。亞奈一生從來只在部落裡生活，對於外面世界的照護機構，訊息也只有從電視新聞報導裡，可惜他從新聞報導裡認識的照護機構幾乎都是虐待院童、或者遇水災，負責人逃跑，任由這些無法行動者在惡水中載浮載沉的可怕案例，這樣的訊息成為我亞奈對養護機構的知識來源。愛女心切的他，怎麼可能會將自己的小孩送往機構。而且，部落人也會認為，將孩子送往機構，是拋棄孩子的行為。作為一個傳統概念的「好人」以及避免部落流言蜚語，也只能將孩子留在身邊照顧。

後來我自己上網去看憂鬱症自我檢測量表，發現到，其實亞奈之前所表現的狀況、吃不下、睡不著、有輕生的念頭等等，都再再顯示出亞奈憂鬱症的狀況非常嚴重。馬利漾多次要帶他去看醫生，但總怕被別人認為是精神病為藉口拒絕。長期照護的壓力成為亞奈的壓力，這個壓力在日本發生大地震、海嘯之後，成為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。

幾次輪到我守靈及守著炭火的夜裡，我總是望向燈火通明的客廳，看到馬利漾孤獨守著過著丈夫的背影，總感覺到深沉的悲傷。我是真的擔心，她會不會被必須要照顧重度障礙孩子所壓垮，會不會因為這樣而倍感壓力而有憂鬱症？會不會也堅持著亞奈生前所堅持的，絕不把孩子送往機構的想法？而她又如何兼顧家庭經濟及教養另外一個孩子等等的需求呢？若是這樣，對整個家庭生存、生活的機能好嗎？

一連串的問題浮上腦海，但我也下定決心，不管我親愛的大姐馬利漾如何決定，我也會盡我的力量協助幫助她支撐這個家庭。也希望，類似的悲劇，千萬千萬不要再發生了。